

豐子愷傳 (三)

——富貴於我如浮雲

(本文插圖刊第8、9、54、55頁)

●豐一吟·豐陳寶等著

白馬湖畔小楊柳屋

從日本回來，爲了生活和還債，豐子愷不得不放棄了畫油畫和練提琴而重操舊業，繼續過他的教書生活，他輾轉奔走，在各處學校教圖畫、音樂課、或專職，或兼任。當教師原非豐子愷的志願，可是他承襲李叔同的認真作風，做一樣，像一樣，對教育工作也很認真，他把從日本帶回來的音樂美術知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。

起初，他仍然在上海專科師範學校任教，那時候，陳望道已在該學校任美學教師。兩人意氣相投，過從甚密。陶元慶和錢君匋等，都是當時豐子愷的學生。除了專科師範外，豐子愷又曾去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任教。中國公學中學部是當時國內第一所男女同學的中學，主任是舒新城。同事有朱光潛、匡互生、張作人、孫俛工、周爲羣、陶載良、沈仲九等人。

一九二二年，豐子愷應老師夏丏尊之邀，到浙江上虞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任教。他把家屬也遷往上虞。在寓屋的牆腳邊親手種上一棵小楊柳

，因而就把該屋取名爲「小楊柳屋」。

在春暉中學執教兩年多。這段時期，同時還在省立寧波第四中學兼課，往返跋涉於寧波、上虞兩地。

當時的春暉中學，以夏丏尊爲首，聚集了一羣對祖國的文藝事業頗有抱負的青年人，其中有朱自清、朱光潛，同事中還有匡互生、劉薰宇、劉叔琴等，他們都與豐子愷交往甚密。豐子愷那有夢二風格的漫畫，正是在這時候開始問世了。在寂靜的白馬湖畔小楊柳屋中，除了緊張地備課、寫講稿之外，夏丏尊、朱自清、朱光潛常來共同欣賞豐子愷的畫稿，給予熱情的鼓勵。朱自清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說：小客廳裏，互相垂直的兩壁上，早已排滿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畫的稿；微風穿過它們時，幾乎可以聽出颯颯的聲音。他希望豐子愷像夢二一樣，也出一本畫冊。正是在師友們的鼓勵下，誕生了具有獨特風格的「子愷漫畫」。

朱自清是「子愷漫畫」的發掘者、評論者，他曾爲豐子愷的第一本畫冊《子愷漫畫》作序，

爲第二本畫冊《子愷畫集》作跋。豐子愷也十分推崇朱自清的人品和才華。他是朱自清的散文的愛好者，曾爲朱自清的第一本散文集《隳迹》畫封面。朱自清的名著《背影》，更是他百讀不厭的作品。後來在教育子女時，豐子愷經常稱頌這篇傑作的藝術成就。正由於兩人在藝術上彼此知音，就結下了可貴的友誼。

「小楊柳屋」雖然是一所極簡陋的屋子，客廳小得像骰子似的，天花板壓到頭上來，但這裏却充滿着友誼的樂趣。「小楊柳屋」與劉叔琴的屋子貼鄰，夏丏尊與劉薰宇的居處也貼鄰，兩對房屋遙遙相望，當時戲稱這局面爲「夏劉」、「豐劉」。四家的主人不分彼此，用東西互通有無。買來整裝的紹酒，輪着哪一家開鑿，夏、劉、豐、劉四人便都在哪一家暢飲敘談。單身在校的朱自清和朱光潛，自然成爲四家爭相邀請的座上客。所以朱光潛在《豐子愷的人品與畫品》（一九四三年）一文中回憶說：「同事夏丏尊、朱佩弦（自清）、劉薰宇諸人和我都和子愷是吃酒談天的朋友，常在一起聚會……酒後見真情，諸人

各有勝概，我最喜歡子愷那一副面紅耳熱，雍容恬靜，一團和氣的風度。「這時候，先生的笑聲往往響徹整個屋子，形成一片歡樂融洽的氣氛。飲酒不講究小菜，幾塊豆腐干便算佳餚，主要目的是與知心朋友聊天。在友誼中領取樂趣，在文藝中領取樂趣。白天在教課之餘，豐子愷有時寫生作畫於白馬湖畔。忽然靈感來了，就作起曲來。沒有五線譜紙，他就用畫筆在自己的白襯衫上畫五線譜。有時則與好友相約，泛舟謳歌於白馬湖上。這一時期的教師生涯給「小楊柳屋」主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味。尤其是與夏丏尊、朱自清、朱光潛之間的珍貴友誼，成了促進他們的事業的動力，更使他終生難忘。難怪後來這幾位文藝家都撰文提到白馬湖畔，對這段歷史情誼表示無限的懷念。

創辦立達學園學會

一九二四年，因春暉同人的教育主張與校方領導不合，教師們便集體辭職，希望按照自己理想的意願辦一所學校。於是匡互生為首，帶了一部分學生，到上海籌備創辦立達中學。為籌劃辦校經費，豐子愷賣去了上虞白馬湖的小楊柳屋，約七百餘元，別的志同道合者大家湊一點錢，一共得一千餘元，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的嚴冬，就在虹口老靶子路租了兩幢房子，掛起「立達中學」的牌子來。

在立達初創期間，物質基礎很差，生活條件也是極苦的。匡互生、朱光潛、豐子愷和其他從春暉中學出來的一部分師生，後來又同以陶載良

為首，從中國公學分出來的部分師生相結合（他們自稱為「幾個飄泊者」），一起進行艱苦的籌備工作。所謂「中學」，其中只有兩三張板桌和幾只長凳。那時豐子愷白天仍在上海專科師範任教，等那邊放了學，吃過晚飯，就乘電車，從市區的南端穿向北端，趕到老靶子路的房子裏來籌辦建校工作。他們沒有電燈，就點上一盞火油燈，夜裏肚飢了，就自己挖袋袋，掏出幾角錢來，請校工郭志邦買些酒，燒些麵充飢，自我慰勞。直到深夜，再乘電車回到他的寄宿處去睡覺。

不久，他們嫌老靶子路的房租太貴，就雇了一輛榻車，把「全校」遷到小西門黃家闕路，即原來專科師範的校舍，就開學了。（那時專科師範已遷往辣斐德路。）

豐子愷記述這段時期的情景時說：「在那裏房租便宜得多，但房子也破舊得多。樓下吃飯的時候，常有灰塵或水滴從樓板上落在菜碗裏。亭子間下面的灶間，是匡先生的辦公處兼臥室。教室與走道沒有間隔，陶先生去買了幾條白布來掛上，當作板壁。」其艱苦狀況可知一斑。

豐子愷和同人們一起，勤勞奔波，為立達付出巨大的精力，但是他在為立達五周年校慶撰文紀念時，除了把功勞都歸給其他同人外，特別重視校工郭志邦的勞動。他把「立達元勳」的尊號加給這位當時在舊社會不受重視的工友身上，說他「五年如一日。苦患的時候——例如前年的兵災——他站在前面；享樂的時候——例如開同樂會——他退在後面。而他所得的工資，又常是微薄得很的。青年的園友們，試想想看：這種刻苦

、堅忍、謙虛、知足的精神，我們應該如何欽佩！」

立達的制度與其他學校不同，沒有校長，也不設主任等職稱，而是實行「教導合一」制，對學生實行「說服主義」。師生就同父母子女一般親熱。因此學生漸漸地多起來。一九二五年夏天，匡互生便發起在江灣自建校舍，改名為「立達學園」。建造校舍需要三萬元。為了得到這筆經費，便把尚未建成的校舍先抵押出，得一萬五千元，大家再設法籌借一萬五千元。可容五六百學生的校舍建成了，但為了還債，立達同人刻苦節約。每個教師不論工作多少，每月一律支二十元薪水。這樣刻苦了好幾年，才把債還清。

在立達學園，豐子愷歷任校務委員會委員，兼任西洋畫科負責人。當時立達同人有匡互生、朱光潛、夏丏尊、劉薰宇、劉叔羣、方光燾、陶元慶、夏衍、陳望道、許杰、夏承法、裘夢痕、陶載良、黃涵秋、丁衍鏞等，互相友愛團結，共同為理想的教育事業作出貢獻。白天大家忙於校務，到了晚上，豐子愷、夏丏尊、方光燾、匡互生、劉薰宇等等，有時還加上當時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的鄭振鐸，常常一起到江灣小酒店去豪飲，縱談國事、校事、家事。

不久，「立達學會」成立，一時校內校外的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，輾轉介紹參加。茅盾、葉聖陶、鄭振鐸、陳望道、胡愈之、夏丏尊、劉大白、朱自清、朱光潛、夏衍、許杰、周子同等，都是該會的會友，豐子愷的許多摯友，大都是在此時結識的。立達學會創辦了刊物《一般》，豐子

擔任全部美術裝幀設計工作，并經常發表文章和漫畫（例如《現實主義的繪畫》、《法味》等文章，《嘗試》、《辦公室》等漫畫）。他的好友朱自清、夏丏尊、葉聖陶、胡愈之等也經常有文章發表。當時已去英國留學的朱光潛所寫的《給青年的十二封信》也是在這刊物上發表的。

豐子愷在談到立達的命名時說：「『立達』兩字，就是取義《論語》中的『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這個意思。』據此便可以明白創辦『立達學園』和成立『立達學會』的宗旨了。立達的西洋畫科自一九二五年創辦開始，至一九二八年暑假，凡三年。這一批學生畢業後，因經費難籌，洋畫科便停辦了。豐子愷出於對事業的責任心，親自寫信給杭州西湖藝專校長林風眠，把一批未畢業的學生和幾位教師推薦給他，要求他收留安排。林允承了，并希望豐子愷本人也能去，豐子愷婉言辭謝，但把學生和教師陶元慶、黃涵秋親自送去了。他結束了這樁心願之後，便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譯著，但在立達仍任校務委員。

「一·二八」淞滬戰役，江灣首當其衝，立達校舍內駐軍。戰事平後，豐子愷與匡互生前去江灣探望，室內一場糊塗，門窗地板都沒有了。匡互生不掘不撓，東奔西走想方設法，終于修復，繼續開學。但匡互生在抱病奔走中被汽車撞傷，進醫院開刀無效，在醫院裏去世。匡互生死後，立達逐漸變質，豐子愷便不再與聞校事。到一九三三年，同人間出現分歧，他便辭去了職務。

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在任職立達的期

間，豐子愷曾先後兼課於澄衷中學以及松江女子中學等校。

開明書店關係深遠

除此以外，豐子愷與開明書店也有密切的關係，并担任過編輯。不妨這樣說，從該店創辦之日起，豐子愷和它的聯系就一直沒有間斷過。開明書店創辦人章錫琛（雪村）是他的摯友。總編輯夏丏尊又是他的老師。他的第一本畫集《子愷漫畫》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由文學周報社出版後，一九二六年一月即以開明書店的名義作為初版繼續問世。開明書店正式成立於一九二六年八月。所以這本畫冊可以稱得上是創辦開明時的第一本書，或者至少是首批圖書之一。自此以後，豐子愷的不少音樂、美術論著和散文集《綠緣堂隨筆》、《綠緣堂再筆》相繼由開明出版，同時他還為開明書店的很多書籍作插圖，繪製封面。特別是教科書，由豐子愷參加編、寫、畫的都有。開明書店是繼商務、中華、世界之後的新起出版單位，它除了同樣擁有像茅盾、葉聖陶那樣一流的作家、編輯之外，突出的一點便是在書的封面裝幀及書內插圖上特別講究，可稱得上圖文并茂。因此，開明的教科書發行量，甚至超過它的前輩同行。由葉聖陶編文、豐子愷書寫并作插圖的小學國語教科書即是其例。林語堂編著的中學英文讀本，也是由豐子愷畫封面、繪插圖的。

一九三〇年一月，開明書店創辦《中學生》雜誌，章錫琛、夏丏尊、顧均正、豐子愷都是該雜誌的編輯。後來豐子愷雖然離開了開明，仍担

任《中學生》的特約撰稿人，為該雜誌寫了不少文章。一九三六年開明書店十周年紀念時創刊《新少年》雜誌，豐子愷又與葉聖陶、顧均正、宋易一同担任了編輯，并經常撰稿，雜誌社的社長是夏丏尊。

在開明書店當過編輯的同人如葉聖陶、胡墨林、周子同、宋雲彬、傅彬然、賈祖璋、徐調孚等，都成了豐子愷的友好。豐子愷為《中學生》寫的稿子，一篇篇都是經葉聖陶親自校讀過的。後來在抗戰期間，內地有開明書店的地方，常常成為豐氏一家栖身落脚之所，并以開明書店為通訊聯絡的據點。

皈依佛門建緣緣堂

一九二六年，立達學園在江灣的新校舍落成之後，隨之在學校附近的永義里建造了宿舍。為了工作和生活上的方便，豐子愷也和家眷一起遷入居住。這時豐子愷已有一大羣子女：他在日本期間，次女麟先（後改名林先、林仙、宛音）出世。次年豐子愷的三姐豐滿生下女兒寧馨（後改名寧欣，小名軟軟）。寧馨從小歸舅家撫養，舅父母視同己出。繼麟先之後生下女兒三寶，在三歲上夭亡。一九二四年生下長子華瞻（後改名華瞻，即瞻瞻）。再下面就是兒子奇偉（五歲時夭亡）。當時一共三女二男。

一九二七年，豐子愷在妻子又生下一個兒子元超（後改名元章）之後，送妻兒回鄉奉母。就在妻兒走後不久，秋間，弘一法師來到江灣永義里豐宅。對於這位曾經在文藝的各個領域裏大放

(三) 傅愷子豐

異彩、在教育界撒播了優良種子而終於遁入空門的方外奇人，大家都希望能瞻仰一下。李石曾曾經到西湖三訪弘公。而這一回，葉聖陶、周予同、李石岑、內山完造等也都與弘一的摯友夏丏尊、學生豐子愷相約，務求一見。於是，在功德林設擺齋宴，歡迎弘一法師。宴後，大家又隨同弘一法師拜訪了他所十分崇敬的印光法師。

弘一法師住在永義里的期間，豐子愷每天總是在蒼茫的暮色中同他長談，聽取他的教誨。就在這段時期裏，通過豐子愷和陶載良的關係，佛教徒弘一法師與基督教廣學會謝頌蒸相識了，在《緣》（一九二九年）這篇隨筆中就描寫着當時的情況。

弘一法師不僅是當年豐子愷在藝術上的導師，而且出家以後，一言一行也給予他極大的影響。那時豐子愷飽覽了人間的甜酸苦辣，深感世相無常，便要繼續追隨昔年的老師，皈依佛門。弘一法師欣然接受。於是，在豐子愷三十周歲生日那天，便在樓下鋼琴旁一張桌子上擺設果品香燭，舉行了皈依儀式。法師給他取個法名，叫做「嬰行」。

豐子愷與弘一法師商量要為自己的寓所命名。法師叫他在小方紙上寫了許多自己喜歡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，團成許多小紙球，撒在釋迦牟尼畫像前的供桌上，拿兩次紙球，拆開來都是一「緣」字，於是就將寓所命名為「緣緣堂」，當即請弘師寫了一幅橫額，裝裱後掛在承義里的寓所中，這便是「緣緣堂」名稱的由來。其實這裏根本沒有什麼廳堂，而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名稱。按照

豐子愷自己的說法，這只是「緣緣堂」的「靈」的存在。以後，豐子愷遷居到那裏，就把這幅橫披掛在哪裏，那裏也就成了「緣緣堂」。這個靈性似的緣緣堂橫披，跟隨豐子愷達五年半久，到了一九三三年春天，方才在故鄉石門灣建成象樣的宅院給「緣緣堂」賦以真正的形。

這一年，弘一法師離開上海後，到閩南暫住。夏丏尊、劉質平、經亨頤、周承德、穆藕初、朱蘇典、豐子愷等七人，為了法師行無定所，雲水萍踪，健康狀況也時好時壞，再加上日益風聞有「災佛逐僧」的風潮，便徵得法師本人同意，在白馬湖附近覓地造屋三椽來供養他。一九二九年弘一法師在那裏小住，并以李商隱的詩句「人間愛晚晴」為依據，給這所房子命名為「晚晴山房」。

留鬚以示懷念亡母

一九三〇年春，豐子愷的母親鍾氏夫人病逝，給他帶來極大的悲痛。母親和他同過甘苦，共過患難，以一身兼任嚴父慈母之職，把他撫養成成人。豐子愷對這位茹苦含辛的慈母，懷着無比深切的悼念之情。

做兒子的理應為母親服喪。然而當時那種形式主義的喪服，引起藝術家的厭惡：為了表示母喪之後不要看又不要聽，服麻衣之外還在麻冠前面掛兩個棉花球，表示要塞住雙眼，而實際上又不塞；兩側掛兩個棉花球，表示要塞住雙耳，而實際上又不塞。豐子愷為了表示反抗，把別人為他準備的這一套孝服剪碎了。他對母親的悼念深

深地銘刻在心裏，七年以後寫下了《我的母親》一文，流露出無限的懷念之情。哀思是埋藏在心底裏的，但畢竟還是溢到外表來了。母親去世後，他沒有心情上理髮店，終於變成鬚滿臉，髮滿頭。為了永念母親，他理去長髮之後，留下鬚鬚。這就是豐子愷蓄鬚的來由。

喪母後不久，豐子愷着人留守故鄉舊居，全家遷往嘉興楊柳灣金明寺弄居住。此後有人戲稱他為「三灣先生」：生在石門灣，工作在江灣，住在楊柳灣。秋天在嘉興患傷寒症。病愈後，又經常去江灣關心立達學園。「一·二八」後，曾率眷在上海舊法租界拉都路雷米坊小住，不久他隻身又去江灣，直到石門灣緣緣堂落成。

六年華屋鄉居恬適

豐子愷在抗戰逃難途中作過一首詞，開頭兩句是：「千里故鄉，六年華屋，匆匆一別俱休。」這裏的「六年華屋」指的是石門灣緣緣堂的房子。這幢房子從一九三三年春建成到一九三八年一月被焚，一共搭着六個年頭。但實際居住的時間不到五年。

豐子愷每住一處，常喜歡給住屋取名；浙江上虞白馬湖畔的「小楊柳屋」，上海江灣直至故鄉石門灣的「緣緣堂」，貴州遵義南潭巷的「星漢樓」，重慶沙坪壩的「沙坪小屋」，以及上海的「日月樓」。上述六處住所，各有其不同的環境和情趣；然而論屋宇之寬敞、陳設之齊備、藏書之豐富和生活之安定，則首推石門灣緣緣堂。早年，母親鍾氏還在世的時候，她在老屋停

(三) 豐子愷傳

德堂的後面買下了一所平屋，房屋面積很小，但屋後屋後都有園地。《兒女》（一九二八年）一文便是在平屋裏寫的。緣緣堂就建在平屋的地基上，這是豐子愷親自繪圖設計的一所中國式構造、近世風形式的宅院，高大、軒敞、明爽，具有樸素深沉之美。在這裏，豐氏全家度過了五個寒暑。恬靜的鄉居生活令人神往，可是，長使緣緣堂主人抱恨的是，他的父母均未能見到這所新屋；父親早年在老屋停德堂後面面臨「臭天井」的斗室內染上肺病，連緣緣堂正屋後面的柴草間或磨子間那樣的平房也沒能住上一間，就去世了；曾向木匠借了一根六尺桿親自丈量過緣緣堂地基的母親，也終於未能看到緣緣堂的建造，於新屋落成前三年離開了人世。

老母丈量地皮時，豐子愷的經濟收入贍養家庭已稍有餘（那時染坊店雖還開着，却有虧無盈，成了「家養店」）。但儲蓄還不足以造屋。後來他繼續作畫寫稿，又積了些錢，造屋的事才得實現。他常常說：「這緣緣堂是我那枝大紅色派克鋼筆裏寫出來的！」這枝筆桿粗大、筆尖粗硬而流暢的大紅色鋼筆，的確是他的時刻不離身的忠實伙伴，後來雖然已經用得很多，緣緣堂主人還是十分珍愛它。

當時決心造屋，有兩個原因：一則，豐子愷婚後長年為生活奔波他鄉，糊口四方，這時很盼望在故鄉有一個安息之所、歸宿之處；二則，豐子愷的姑母和二姐經常請客，而老屋又破又擠，難於接待，因此，在他所設計的緣緣堂草圖上，樓上中央後間曾寫明「二代姑母房」，表示

這一間是專用來接待歸寧省親的老姑母和二姐的。豐氏一家的人口也不斷增多，繼元草之後，一九二九年又生下了幼女一寧（後改名一吟），父母子女共八人，外加三姐豐滿一直與胞弟住在一起，全家共九人遷入緣緣堂新屋。

新屋的地基一邊略斜，呈梯形，起初，木匠為了充分利用面積，把房屋也造成斜形的。柱脚都已打好，屋架也已豎起，只等着砌牆了。這時，豐子愷偶來工地巡視，以他那畫家的敏銳而準確的眼光發覺房間的四角并非直角，連忙要求停工，并且狠下決心，寧願多花數百元，要他們重打柱石，修正屋架。這件事當時在全鎮傳為奇談。

緣緣堂是一幢三開間的朝南樓房。樓前有一個水泥地的大天井，後面隔開一個院落便是三間平房。平房後面一個小天井，有個後門通向叫做大井頭的後街。房屋改為直角形之後，東邊留出一條狹長的三角地（尖端朝北），攔以矮牆。大門開在天井東邊的高牆上，出了大門便是三角地，三角地的矮牆上另開小門，通向梅紗弄。

樓下中間是廳堂，西邊是主人的書齋，東邊是食堂。廳堂正中懸掛着馬一浮先生題的堂額「緣緣堂」三字，鐫刻在銀杏木上，塗成深綠色。堂額兩旁掛着弘一法師寫的一堂八十喻贊大扉，下面中間掛着吳昌碩畫的老梅中堂，中堂旁邊又是弘一法師寫的一副大對聯「欲為諸法本，心如工畫師」。大對聯旁邊掛着主人自己寫的杜詩對聯「暫止飛鳥才數子，頻來語燕定新巢」。西室掛的也是弘一法師寫的長聯：「真觀清淨觀，

廣大智慧觀。梵音海潮音，勝彼世間音。」對面掛主人自書的王荆公為其妹長安縣君所作的詩句：「草草杯盤供語笑，昏昏燈火話平生。」緣緣堂的家具有豐子愷親繪圖樣，請木工特制，採用最合理的形式，是中國風的。主人自稱這所住宅為「靈肉完全調和的一件藝術品」。樓上前後六個房間，除了一小間盥洗室外，其餘五間都是寢室（當中前間主人的寢室也兼作書房），各自有門通向中央的走廊，走廊上方屋頂上開一排天窗採光。後面的平屋是廚房、柴草間、磨子間、閤樓和幫工的房間。

堂前大天井裏，南壁有一個半圓形花壇，種着主人手植的櫻桃、薔薇、鳳仙、鷄冠、牽牛等花木。西南角裏還有一個扇形花壇，曾種一株柳樹，柳樹枯死後改種芭蕉。畫家正是有意把「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」的詞意體現在自己的宅院裏。後面院落裏有一個秋千架，上面搭着葡萄棚，秋千前面種着冬青和一小株桂樹。大門門口三角地上，有兩株重瓣桃在道路的兩旁站崗。

大門的門額上題有「欣及舊栖」四字，是主人自己的手迹，用水泥做成凸形。按照當時老一輩的習慣，大門門額上題的大都是「克昌厥後」、「子孫益昌」之類；但豐子愷厭惡這一類封建的內容，却採用了這樣一個有懷舊情味的門額題詞。

主人的書齋裏，臥室中，除了不少書架之外，還有許多書箱。藏有各種各樣的圖書一二萬卷：從西洋畫冊、中國畫譜到音樂美術論著，從古代詩詞、古典小說到現代文學，從歷史文獻、宗

竭力擁護陳望道先生的主張。

一九三六年六月，「中國文藝家協會」成立并發表了宣言。參加者有王統照、朱自清、茅盾、郭沫若、郁達夫、洪深、鄭伯奇、鄭振鐸、趙景深、葉聖陶、謝冰心、豐子愷、歐陽予倩等一百一十一人。十月，代表新舊各種派別的作家巴金、王統照、包天笑、沈起予、林語堂、洪深、周瘦鷗、茅盾、陳望道、郭沫若、夏丏尊、張天翼、傅東華、葉聖陶、鄭振鐸、鄭伯奇、趙家璧、黎烈文、魯迅、謝冰心、豐子愷等共二十一人，發表了《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》。《宣言》指出：「在文學上，我們不強求其相同，但在抗日救國上，我們應團結一致以求行動之更有力。」「我們要求政府當局即刻開放人民的言論自由，凡足以阻礙人民言論自由之法規，如報紙檢查刊物禁扣等，應立即概予廢止。」

接着，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發生，日本軍國主義者明目張胆侵入中國。面對暴寇的侵略行徑，豐子愷滿腔憤懣，決定用自己的畫筆來宣傳抗日。八月十三日，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。日軍在金山衛登陸後，到處狂轟濫炸。石門灣地處運河大轉彎，是軍事上的要沖之地，自然不能幸免。十一月六日下午，豐子愷正坐在書房裏閱讀將堅忍著的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》，一邊閱讀一邊札記，準備把日本侵華的無數事件——自明代時侵擾海疆，直至「八·一三」時的侵略戰——一一用漫畫寫出，編成一冊漫畫日本侵華史，以最廉價廣銷各地，使略識之無的中國人都能了解，使未受教育的人也能看懂。這時兩架日

機飛到石門灣上空，兜了幾圈之後，竟在這個全無抗戰設備的小鎮上投下了十二枚炸彈，當場炸死三十二人，負重傷而相繼死去者共一百餘人。其中一枚炸彈顯然是以緣緣堂這座宅院為目標而沒有命中，彈落後門口五六丈處。

當天傍晚，全鎮逃避一空，頓成死市。豐子愷的妹夫蔣茂春及其弟繼春二人，立即從南深濱搖一只船出來，邀豐子愷一家下鄉暫避一時。全家連同正在作客的岳母，老幼十人匆匆登程，在瀟瀟暮雨中離開了緣緣堂的懷抱。

豈知在鄉下避了十來天，戰局越來越緊張。

粵海舊聞錄

上下冊合售一八〇元
祝秀俠教授著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古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冊售一八〇元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一天傍晚，豐子愷在長女陳寶和店員章桂的陪同下，親自去緣緣堂取書。當時的緣緣堂，一切陳設照舊，只是蒙上了厚厚一層灰塵，滿目淒涼，空無一人。緣緣堂主人手拿電筒跨進堂前，只見一只餓狗躺在沙發椅上；走到樓上，轉出一只餓貓，發出悠長無力的叫聲前來相迎。主人把自己喜歡的、當時有用的和重價買來的書，匆匆選了兩罔籃，準備好帶到鄉下。在緣緣堂宿了最後一夜，次日一早便回南深濱。這一去，就不再回來，從此與緣緣堂永訣，開始了八年離亂的逃難生活。

(未完待續)